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四七.

我把小包整理妥當，準備離去。東尼一個人坐在娛樂室的窗台上，房中沒有點蠟燭，逆著室外的燈光，他看來頗像一幅黑色的剪影。「東尼！」我決定先向他解釋。

他懶洋洋地回過頭來，沒有答話。我從來沒見過他這樣無精打采，不禁問他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他還是不說話，我故意說：「東尼呢？你看見東尼沒有？」他仍然不開口，我又問：「你是誰？我不認識。」

「開什麼玩笑？我不是東尼嗎？」

「你不是！雖然聲音有點像。」

「我長得也和他一樣。」他還是懶洋洋地說著。

「充其量你只是他的軀體而已。」

「可是這個軀體就是他呀！」

「不！我要找的東尼是他軀體的主人。」

他若有所思，沉默了好一會，他說：「你說說看他的主人是誰？」

「我認識的東尼，是現代人的象徵，他要在這個世界中尋找永恆的價值，卻不知道什麼是永恆？」

「不！他知道什麼是永恆，他知道永恆並不存在。」他的聲音又恢復了活力，其間卻充滿了失望與悲哀。

「比如說，他要在女性的肉體上追求滿足。」

「但沒有一個女人能滿足他！」

「他的個性很不好，充滿了暴戾！」

「他從小就生長自由發展的社會中。」

「他曾在赫雷格朗的書中發掘一個真神。」

「這個神也不存在！」

「他以為金錢可以拯救人類！」

「金錢只能使人更腐敗！」

「他對永恆完全喪失了信念！」

他無言了，又過了一會，他說：「你說說看，還有什麼是永恆的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沒有永恆？那我哪點錯了？」

「不！『沒有』就是永恆！」

「什麼是沒有呢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原來你又在談你的禪，有是沒有？這合邏輯嗎？」

「你來自何方？又將去向何方？這就合邏輯嗎？」

「這是事實。」

「什麼不是事實？你能想像一件絕對不存在的事嗎？」

「我是西方人，你的那一套東方思想我接受不了。」

「你不是在追求真理嗎？為什麼要分東方西方呢？」

「你是來向我說教的？」

「不！禪無教可說。」

「那你來做什麼？」

我靈機一動，想試著用一個簡單的譬喻點他：「我是來找眼鏡的。」

「你放在哪裡？」

「假如我知道，還用的著找嗎？」

屋內漆黑一片，東尼跨下窗口，劃了一根火柴，在室內巡視。

三根火柴燒成了灰燼，他說：「一定不在這個房間。」

「別處都沒有，到哪裡去了呢？」

他再燃起一根，閃光中，他看到我，我也看到他。他大笑說：「真是寶貝！眼鏡不是在你鼻子上嗎？」

「奇怪！我戴著眼鏡為什麼要找眼鏡呢？」

「有時候人不知道他要找的東西就在身邊。」

「那麼，你還要到哪裡去尋找你的東西呢？」

他一聽，若有所悟，呆呆地一句話也沒有說。火柴燃到底，燒痛了他的手指，他慌忙甩開。一點火星飛向黑暗中，熄了，房中又恢復了一片黑暗。

「有光就看得見，沒有光就看不見，看見了就是有，看不見就是沒有。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？那有與沒有的分別在哪裡呢？」我再點他一下。

他毫不思索地回答：「我活著就有，死了就沒有。」

「對你是的，對別人不是。」

「而我是我，別人是別人。」

「你看見的別人未必看見，別人看見的你也未必看得見。最簡單的事實，就是你走你的路，別人過別人的橋。」

「等一下！讓我想想！」

我們沉默了一會，他還有點不解：「可是這不是太自私了嗎？」

「假如你體會到這一點，證明你懂了一半，下一半是你設身處地，把別人也當作你，那你和別人還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「如果人人如此……」

「為什麼你不由自己開始呢？」我打斷他的話。

他不再說話，我默默地離開了他，我已經說得太多，正如佛所言：

『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』我說了些什麼呢？不過機緣使然，與東尼之間的一番廢話罷了。

辭別尼奧時，頗費了一番唇舌。他也知道留不住我，自我安慰的說：「你回中國也好，在那邊組織一個宇宙神教的分壇。」

我懶得駁他，對他笑了一笑。

與沙爾索道別再容易不過，他還在大麻樂園裡，迷迷糊糊的說：「回中國去？.....晚上早些回來啊！有新貨到了.....嘿嘿！」沒有人送我，正合我意，閒雲野鶴，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，了無罣礙。

正要出門時，我聽到尼奧在裡邊大吼：「什麼？你也要回里約？你還打算去過那種醉生夢死的日子？」

東尼一反常態，聲音平靜而堅定：「你放心，這些時受到你的啟示，我找到了應走的道路.....」

「貝珍呢？你也不管了？」

「我很愛她，但我必須先回里約，與我太太談個清楚，我希望正正式式的把這個問題解決，以後安安分分的做人。」

「你太衝動了，這點小打擊算什麼？東尼！我們可以從頭來起！東尼！你不是要追求人生的真理嗎？怎麼能半途而廢呢？」

東尼仍然平靜地回答：「尼奧，你還記得吧？我們初次見面時，你曾對我說過：『世界先我們而存在，我們逝去後，世界仍然存在。』宇宙再變，我仍然是我。我現在才瞭解，我的苦惱是自己造成的，我不需要追求什麼解脫。」

「你上了朱的當！你們背叛了宇宙真神！你會終生遺憾.....」

我不想再聽下去，到底自己還是個人，情感的弱點仍然存在。我很同情尼奧，但是，我有什麼辦法？他說過真理只有一個，如果他不能使我們這些迷途的羔羊回到羊群，那一個真理將永遠只屬於他自己。

我下了危樓，再望了一眼這破舊得不堪回首的古老建築。那樓梯搖晃依然，想不到，我卻在這裡拾回了自己。

正當我邁步離去時，隱約之中，又聽到了那熟悉的哀聲，是秀子無可奈何地呼喚：